

老伴的“吉祥三宝”

■ 刘忠民

清晨的阳光刚漫过窗台,就见老伴端着搪瓷碗从厨房出来,碗里卧着俩荷包蛋,蛋白颤巍巍裹着溏心。这是她坚持了四十年的习惯,说我胃寒,得天吃些温热的。望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,我忽然发觉,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,全在老伴的手上。

一宝搪瓷缸。这是一只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的搪瓷缸,比我和她的婚龄还长。刚结婚时,我们住单位筒子楼,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。每天清晨,老伴总要用这缸子泡上浓茶,等我下早班回到家,茶水温得刚好入口。后来日子宽裕了,孩子们买过银杯、瓷杯、玉杯、紫砂杯,都被她悄悄收进了柜底。“这搪瓷缸子经摔,泡出来的茶有股浓浓的深情,最好!”老伴总这么说。

前年我突发心梗住院,昏迷三天三夜。醒来时,见老伴趴在床边,那只搪瓷缸就攥在她的手里,里面的茶水只剩个底。护士说:“老太太这几天就靠这缸子喝茶提神,水没了就去护士站续,一缸又缸……”

二宝针线筐。这只柳编的物件是当年老伴陪嫁带来的,筐篾的边缘已经磨得光滑

发亮,泛着琥珀般的光泽。里面永远码着整齐的线轴,亮闪闪的顶针,还有几个线头团。我穿了半辈子的衣服,袖口磨破了,老伴准能找块颜色相近的布补上;袜子穿破洞了,她戴着老花镜也能缝得平平整整。

有次单位组织旅游,我嫌毛衣太厚不想带。老伴连夜拆了件旧羊毛衫,坐在灯下开织,手指被竹针戳出好几个小血点。三天后,她递过来一件薄款毛背心,针脚匀得像机器织的。那次游黄山,山顶风大,同事们冻得直哆嗦,我穿着那件毛背心,暖得精神十足。

前两年老伴膝盖疼,蹲不下身,她就把筐篾放在腿上对着我旧棉袄的领口,一针一线地缝补绒布,很多时候,她的手抖穿不上针线。我要拿去缝纫店,老伴急得红了眼:“别人缝的哪有我细致?”

三宝小账本。这个小账本是蓝皮笔记本,厚厚的纸页上记着四十多年来柴米油盐的流水账。翻开第一页,1983年5月12日:“买煤100斤,3元5角;买牙膏,8角;剩2元3角。”字迹娟秀,一笔一画透着认真。

那年我下岗在家,整日唉声叹气。老伴每天照样记账本,只是买肉次数少了,多了些“挖野菜2斤”“捡废纸壳5斤”的条目。有天深夜,我听见她在厨房偷偷啃干馒头,账本上却写着“给孩子和他爸补身体买鸡蛋6个,1元2角”。后来我重新找到工作,第一个月工资想买块手表给她,老伴却硬拉我去买了台电风扇,说:“你夜间写稿怕热,这比手表实用。”

如今账本上的数字越来越大,老伴却依然改不了精打细算的习惯。超市打折的鸡蛋,她能提着篮子排半个小时的队;孩子们送来的进口水果,她总说:“留给你尝尝鲜。”

夕阳透过纱窗,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老伴正坐在沙发上,戴着老花镜给小孙子缝书包,“吉祥三宝”的针线筐篾摊在膝头,搪瓷缸放在手边,账本上记下了该给孙子买新书包的字迹。我走过去握住老伴的手,这双曾为一家洗衣做饭、缝补浆洗的手,如今布满青筋,虽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柔软,但依然很有力道,掌心的温度依然炙热!

带母亲买新衣

■ 黄土福

岁暮回到家,见到年近古稀的母亲穿着褪色的老风衣在院子里忙碌着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对母亲说:“妈,明天带你去镇上买新衣过年。”

母亲停下手中的活,扯了一下风衣说:“还能穿呢,小孩过年才穿新衣,再说过了年,就要春耕了,下地干活,穿不上。”

我知道,母亲一生勤劳俭朴,对自己吝啬得很,尽管这些年来,我们都已参加工作,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还是把母亲带到了镇上。将近过年,小镇的街道上车水马龙。母亲有点不知所措,我就走在前面,让母亲紧跟在我身后,那情形多么像儿时来镇上赶集,我抓着母亲的衣角,紧跟在她身后。母亲感慨道:“如今车比人多,这墟不是以前那个墟了。”

我们来到一家中老年服装专卖店前,母亲抬头一看店门,赶忙说:“太高档了,我们还是去成衣行吧,那里经济实惠。”“买件好的吧,妈,我有钱。”说完,我拉着母亲进去。中年妇女售货员热情地招呼母亲,母亲有点受宠若惊。她拿来一件暗红色风衣给母亲披上,左瞧右瞧,说:“正合适,过年时穿出去走访亲戚多有面子。”母亲小心地脱下来,双手捧着,说:“闺女,这得多少钱呢?随便一件便宜的就成了。”“大妈,不用多少钱的,穿得舒服,有品位最重要。”售货员笑着说,亲热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连忙对母亲说:“说得对啊,妈,你喜欢这件吗?”“衣料是不错的——那总得有个价钱。”母亲说。“大妈好说话,300元整,不讲价。”“300元?”母亲惊讶地伸出三根手指头,说:“贵了,贵了,那得3石谷子了,换一件吧。”“这布料——288元,跟大妈有缘,讨个吉利。”售货员直望着我。

“妈,这衣服质量好,也挺适合你穿,就这样吧。”我示意售货员打包。她高兴起来,直说母亲的儿子孝顺之类的话。母亲眉头皱了一下,依了我。近年来,母亲变得越来越听从我的话了,一如儿时我很听从她的话一般。

出了店门,母亲长舒了一口气,喃喃地说:“装修得那么漂亮,我料到衣服不便宜的,够我买几件了。不用买那么贵的,我是普通的上班族,也成了家,有房子要供,孩子要养,压力也大啊!”“妈,没事的,常年到头也没给你买过一件好的。”我宽慰母亲,并让她再买些衣物。母亲坚决不要买,最后拗不过我,让步了,但一定要去成衣行买,说那里的也不差,还可以砍价。我依了母亲。

母亲货比三家,选了较便宜的一件普通上衣、一条裤子、一双鞋子、两双袜子。我想起了儿时跟母亲趁墟买新衣过年时,我总是盯着漂亮的看,要买贵的,那时我不懂得母亲的艰辛与拮据,而现在母亲却处处为我着想,只想挑最便宜的。看着日渐苍老的母亲,我眼里有泪,赶紧忍住。

回到家后,母亲把新衣折叠好,说等到过新年再穿,下一年不用再买了。我说:“妈,儿时你说新年要穿新衣,带来新气象,好运气,下一年我还要带你去买新衣。”

母亲总在深夜听见门外有人说话。母亲在电话里说起这事时,她的声音像深秋的落叶般轻飘飘的。我望着手机屏幕,叹了口气,说:“娘,您不如养条狗陪伴自己?或许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她打断了。

“你们小时候怕黑,都是我抱着哄睡的。”她突然提起许多年前的旧事。记忆如潮水向我涌来,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点着煤油灯的夜晚,寒风从麦秸房顶呼啸而过,把窗户上的塑料布刮得呼呼作响,把床头那个小木箱上煤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歪。母亲安静地坐在床沿上纳着鞋底,我们被寒风的啸叫声惊醒,不由分说钻进母亲的怀里。

那时候我们全家有七口人,如今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守着空荡荡的大院子,对她来说,好像连十五的月亮都显得过分清冷了。

我们在城市的霓虹灯里追逐生计,以为偶尔回去看看老人,给他们买点礼品,就是孝顺了,却不知故乡的老屋正在上演着无数个这样孤独的长夜。就像那我只随口提议的小狗,永远无法替代当年我们蜷缩在她怀里的体温。

我突然想起爷爷去世时,奶奶就不敢一个人住在老屋了。或许是孤独让他们变得胆子越来越小,要知道奶奶可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人,他们面对生离死别都不怕,却害怕孤独。奶奶有六个孩子,每家轮流住着几个

故乡行

■ 李坤鸿

乙巳年大暑,我应家乡杨书记之邀返乡。

故乡名曰广潭,位于高州城西北十里处。村落屋舍错落,青峦之间有万亩荔枝、龙眼、茶花。五千五百亩的绿意,绘成了一幅天然画卷。

登临佛子岭顶,群峰如黛,环抱着广潭村。清代名臣杨颐便生息于此,一生宦海浮沉,却始终“公正廉洁心无愧,光明磊落落梦不惊”。村中廉公祠香火袅袅,已然延续一百二十六载“廉公祭”。杨家老宅早化为书声琅琅的村学,当年杨颐参加种植的130多棵百年荔枝树(现存存异园中,子异为杨颐的字)荫蔽着奔跑的孩童。我驻足树下,感慨:“杨公风骨,就是广潭最硬的脊梁!守住这口气,乡村才有魂。”

村中承续杨颐精神,奖教奖学蔚然成风。去年祠堂前,考上重点大学的阿娟接过奖学金,声音微颤却坚定:“走出去,是为了更好地回来,为广潭添砖加瓦!”

古韵新声,交相辉映。村人罗玉霆教授,如今是广东省文化学会古文字研究的领军人物。他常归故里,在村头古榕下为孩子指点龟甲上的神秘刻痕:“每个字都是祖先的密码,解开它,让我们的根脉永远活着。”

时代之风强劲吹拂,广潭亦非旧时模样。村委楼前,“百万工程典型村”的牌匾熠熠生辉。全村凝心聚力,誓要塑成“绿美广潭、廉洁广潭、文化广潭”。村中成立了强村公司,以“合作社+科技+农户”为脉,茶花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。如今茶花近三百亩,更辐射带动邻村五百余亩。茶花种植户老杨,在自家花圃里笑得憨厚:“从前种粮看天,现在种花看订单,心稳了,日子也香了。”

更令人沉醉的,是那百亩荷塘。时值盛夏,接天莲叶托

举着粉白嫣红,风过处,摇曳生姿。村委年年于此举办荷花文化节与荷塘音乐会。今年仲夏夜,月光如水,乐声流淌,游客沉醉于荷香星辉之间。当地引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,实行“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,季节轮作,荷香四季。

漫步村中,脚下是硬化的村道,昔年泥砖房已化为钢筋水泥的新楼。行至村口古杨桥坑,溪水冷冷如旧时。忽闻一声呼唤,竟是童年伙伴阿强,如今是合作社的技术能手。他指着溪畔新装的路灯感慨:“还记得当年摸黑抓鱼,跌进这坑里吗?现在,牛都住进带风扇的棚子了!”两人大笑,笑声溅起水花,也溅湿了泛黄的岁月。

记忆深处的广潭,是父亲在佛子岭上沉默的背影。岭上杜鹃依旧殷红如血,只是父亲早已隐入青山,化作岭间一缕清风。稻田,仍是广潭的命脉,春耕秋收,汗滴入土。北面凉水窝,曾是放牛娃的乐园,如今机器轰鸣替代了牛铃叮当。山间水井石缝里的小鱼,想必还在悠然摆尾,见证着牧童身影的稀疏。

那些黝黑而真诚的面孔,构成了我心底的广潭底色。谁家有事,便是全村之事。幼时家贫,常饥肠辘辘,邻居阿婆递来的煮红薯,温热甜香。每闻薯香,那慈祥容颜便清晰如昨。

走过千山万水,午夜梦回,魂牵处仍是广潭的阡陌——佛子岭的云影,杨桥坑的水声,乡亲们脸上的沟壑盛满阳光与风雨。广潭之美,不在奇峰险壑,而在其土地无言的真实,庄稼诚恳的生长,人心坦荡的温热。

故乡行,是跋涉山水,更是溯源回血脉的源头。我深知,这片土地的故事,如同村口那株老榕垂落的根须,正悄然扎入更深的土壤,向着更辽远的天空生长——根在,故乡便永远活着,在每一粒泥土的呼吸里。

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诗二首

■ 凌远科

卢沟晓月

烽火曾焚北斗杓,
弹痕犹刻石狮腰。
血凝永定千重浪,
魂铸燕然万里桥。
箭啸长空穿瀚海,
旗翻大地卷狂飙。
残垣战洞如眸望,
照彻乾坤未冷礁。

平型关大捷

雁门陡裂寇师袍,
万壑松涛震战壕。
隘口云崩摧铁胃,
崖头焰涌淬钢刀。
千山伏矢凶狼窜,
一臂擎旌敌首逃。
八十霜风澄碧血,
犹闻浪涌啸天潮。



长城金秋图(国画) ■ 徐成文

保健与养生

入秋了,“热凉交替”该注意啥

立秋后的养生关键在于主动适应“热凉交替”、昼夜温差显著的过渡性气候。昼夜温差大的地区,老人、儿童以及有高血压、慢性阻塞性肺病、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,早晚应做好头部、腹部保暖。

季节转换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。对此,专家表示,三个常见的季节性谣言需澄清:一是“换季输液能通血管预防脑梗”。输液并不能“冲走”或“疏通”已形成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,盲目输液反而可能加重心脏和肾脏负担,甚至诱发心力衰竭。二是“血压稍高没关系,换季后会自然降下来”。恰恰相反,季节转换期血压更容易波动,高血压患者必须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,

切勿擅自停药或调整剂量。三是“喝红酒、喝醋软化血管”。目前没有证据表明,上述做法能起到这种作用。

立秋后,天气逐渐干燥,有些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、皮肤干涩瘙痒等不适症状。中医认为“秋燥”比较容易伤肺,肺喜欢湿润且和皮肤、鼻子关系密切。首先,食疗是应对“秋燥”最直接、最温和的方式,应适当增加百合、梨、银耳、莲藕、山药等滋阴润燥及健脾食材,同时减少辛辣、油炸和烧烤类食物的摄入。其次,可通过按摩迎香穴、合谷穴等一些特定穴位来激发身体的濡养能力。

高温多雨季节,蚊媒活跃。专家介绍,不同蚊种传播不同的疾病,伊蚊可

以传播登革热、基孔肯雅热和黄热病等疾病;按蚊是疟疾的传播媒介;库蚊可以引流行性乙型脑炎、圣路易斯脑炎的传播;各蚊种还可引起丝虫病的传播。

专家建议,科学防蚊灭蚊,多管齐下做到“防灭结合”。例如,户外活动穿浅色长袖衣裤,涂抹驱蚊剂;避免在黄昏至清晨蚊虫出没高峰期进入草丛、湿地;室内要安装纱窗纱门,使用蚊帐,同时要清除家中的积水容器,像着水池、水井等要加盖密封,以阻断蚊虫产卵滋生;购买使用正规的灭蚊产品,喷后要关闭门窗30分钟,通风1小时后才能进入,注意喷射的时候避开食物、餐具、水源和电源。

年老的母亲

■ 黄廷付

母亲总在深夜听见门外有人说话。母亲在电话里说起这事时,她的声音像深秋的落叶般轻飘飘的。我望着手机屏幕,叹了口气,说:“娘,您不如养条狗陪伴自己?或许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她打断了。

“你们小时候怕黑,都是我抱着哄睡的。”她突然提起许多年前的旧事。记忆如潮水向我涌来,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点着煤油灯的夜晚,寒风从麦秸房顶呼啸而过,把窗户上的塑料布刮得呼呼作响,把床头那个小木箱上煤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歪。母亲安静地坐在床沿上纳着鞋底,我们被寒风的啸叫声惊醒,不由分说钻进母亲的怀里。

那时候我们全家有七口人,如今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守着空荡荡的大院子,对她来说,好像连十五的月亮都显得过分清冷了。

我们在城市的霓虹灯里追逐生计,以为偶尔回去看看老人,给他们买点礼品,就是孝顺了,却不知故乡的老屋正在上演着无数个这样孤独的长夜。就像那我只随口提议的小狗,永远无法替代当年我们蜷缩在她怀里的体温。

我突然想起爷爷去世时,奶奶就不敢一个人住在老屋了。或许是孤独让他们变得胆子越来越小,要知道奶奶可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人,他们面对生离死别都不怕,却害怕孤独。奶奶有六个孩子,每家轮流住着几个

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